

社會發展史參考用書之三

社會主義社會史論

蕭棠著

上海書店印行

社 會 主 義 社 會 史 論

蕭 棠 著

新 華 書 店 印 行

社會主義社會史論

有 版 權

著

者

蕭

棠

發出

行版

者筆

江
承
平

天津
羅斯
福路

印

刷

者

知
識
印
刷
廠

天津
羅斯
福路

1950—2【1】

【49】1—5000 (32—82)



義社會史論

價：4.00

目 錄

第一章	到社會主義革命之路	1
第二章	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與任務	18
第三章	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底基本特徵及其發展的一般規律性	26
第四章	蘇聯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過程及其發展的規律	33
第五章	國家的衰亡問題	59

第一章 到社會主義革命之路

我們研究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之後，就會推求出來這個結論：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變爲社會主義社會。

由私人資本主義
進到國家資本主
義——社會主義
革命的物質條件

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發展，迫使資本家自己也不得已地部分地承認生產力的社會性；『無論產業繁榮茂盛和信用無限膨脹的時期以及破壞巨大的資本主義企業的破產時期，都使大量的生產手段，走向像我們在各種股份公司中所遇到的那種社會化的形式……』（恩格斯）這些生產手段與交通手段（如鐵路、郵政和電報等）之巨大的機構，先變爲股份公司所有，後又轉爲托拉斯所有，更後又歸國家所有；這樣，就使『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總不得不起來担负生產的領導。』（恩格斯）這種國有，是經濟上的進步，是在社會本身掌握一切生產力的道路上的新的一步。同時，這種國有，已顯示出資產階級成爲無用的階級，它除了收取款項，剪取息單，在許多資本家相互奪取資本的交易中所賭博以外，再沒有任何其他的社會活動了；它的一切社會作用，現在都爲僱用的辦事員所執

— 2 —
行了。

恩格斯在分析國家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問題上，曾有一段精闢的論述，他寫道：

『但是無論轉入股份公司與托拉斯手中，無論變爲國有產業，都沒有消滅生產力的資本主義性質。……至於現代國家，那末它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爲自己建立的組織，用來保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條件，使其不受工人及個別資本家的侵害。現代國家，無論其形式如何，在實質上總是資本家底機器，資本家底國家，理想的集體的資本家。它（現代國家）愈是把生產力更多地掌握於自己手中，它就愈益成爲更完全的集體的資本家，愈益剝削更多的國民，工人還是僱傭工人，無產者。資本主義關係，非但沒有被消滅，而且達到了極點，達到了頂點。可是在頂點上，就會發生變革。生產力底國有，沒有解決衝突，可是它却包含着解決底外表上的手段，解決底可能性。』

『這種解決只能是在事實上承認現代生產力底社會性，因之，也就使生產、佔有及交換等底方式，與生產手段的社會性相適合。而這點只有經過這種方法才能達到，即社會公開地直截地佔有生產力——這些生產力，已經發展到除了社會的管理方式之外，再不適合於其他管理方式的地步了。這麼一來，生產手段及生產品底社會性（現在它是反對生產者的，週期地破壞生產與交換的過程的，以一種育目的自然規律強制地和破壞地作用着的）就將成爲生產者所完全自覺地運用，並且從攪亂及週期危機的原因變成生產底最有力的因素。』（恩著：『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解放社版，一

〇一至一〇二頁。

現代資本主義大生產底機械化、集中化所必然引起的社會化之結果，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變成爲社會主義社會底歷史根據，它底客觀的物質前提。而資本主義本身所訓練出來的無產階級，便是這個轉變底智力上和精神上的推動者，以及體力上的執行者。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有各種不同的、其內容日益豐富的形式；這種鬥爭，必然要成爲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鬥爭。生產底社會化，不能不引起將生產手段變爲社會所有，不能不引起『剝奪剝奪者』的革命。資本主義強迫地使巨大的社會化的生產手段，日益轉變爲國有產業，因之，它也就自己指出了實現這一革命的道路。『無產階級將奪取政權，而把生產手段首先變爲國家的財產。』（恩格斯）這是『國家以全社會的真正代表的資格而作的第一次行動——將生產手段變爲社會所有——，同時也將是國家之所以爲國家的最後一次獨立行動。』（恩語）正如『共產黨宣言』著者們所說的：『資產階級首先生產了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底滅亡與無產階級底勝利同等地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現代歷史條件所註定了的。現代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就是要完成這個解放世界全人類的偉大事業；作爲無產階級運動底理論表現的科學社會主義底任務，就是研究這一偉大的社會變革的歷史條件及其實質；因此，也就是使負擔着完成這一事業的使命的現在的被壓迫階級理解自己事業及其運動底條件、性質、進程與一般結果。

上面所說的是由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所必由的道路之馬克思主義底一般原理的概括說明，這是第一點。

社會主義革命與
資產階級革命不同的
特點

其次，第二點：應該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底特點，它與資產階級革命不同的特點。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各具有獨特的發展規律。

在我們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史時，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舊的封建社會底內部就早已萌芽並且相當地發展了。現在我們來研究社會主義和社會發展的規律時，除了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力社會性的增長爲了社會主義社會創立了必要的物質的或經濟客觀條件以外，我們沒有發現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就已產生了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很明顯的，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所謂『公有』財產形態和『國有』財產形態，完全不是什麼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和財產形態。關於這一點，恩格斯曾對於『白俾斯麥力倡「國營」以來，出現了特種的爲社會主義』這件事實，加以有力的駁斥。所以，我們研究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規律，就不能從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去發現它，作爲我們研究底開端。我們應該從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作爲我們研究的開端。因爲只有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把社會上主要的生產手段首先變爲國家（當然是無產階級的國家）的財產之後，才開始有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這就是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產生時不同的歷史特點。列寧對於這個問題，有過如下的論述：

『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間的根本差別之一，就是，在舊的封建制度內部就已經給那個從封建制度中生長起來的資產階級革命造成各種新的經濟組織，這種組織，逐漸改變封建社會底各方面。資產階級革命，只有一個任務——就是掃除、拋棄、毀滅舊社會底一切枷鎖。任何資產階級的革命，一完成這個任務，就是完成了自己一切的責任：資產階級革命加強資本主義的發展。』

『而社會主義革命，則處在完全不同的情形。由於歷史底曲折進程而不能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它愈是落後，則它愈難於由舊的資本主義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關係。在這裏，除破壞任務以外，還添有新的空前困難的任務——組織任務。』（『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報告』，1913年三月七日，在俄共七大的大報告，見『列寧選集』第十三卷，p. 86）

這就是擺在一切社會主義革命面前的內部組織底任務，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對於未來的任務所不同之點。總而言之：『社會主義革命與資產階級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資產階級的革命中，已有資本主義關係底現成的形式；而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的政權，則不能得到這種現成的關係。如果不算那種極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形式的話，而這種形式，實際上只是包括少數上層工業，而對於農業則還很少觸及組織統計，監督最大的企業，將整個國家的經濟機體變為一架大機器，變為一個使數萬萬人受一個計劃領導的經濟機體，——這就是當時擺在我們肩上的偉大的組織任務。』（全上，p. 37）誰不理解這一特點，誰就不理解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發展規律，誰就不能進行並領導

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偉大事業。

第三點：我們要理解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底形式和道路是怎樣的。

由民主主義發展
到社會主義，乃
歷史必由之路

由於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乃歷史必由之路；誰要想『停留』在民主主義階段，或者『跳過』民主主義階段，誰就是反動、反革命，誰就必然要受到『歷史的懲罰』！這兩種革命，顯然是不同性質的兩個階段的革命，誰要把這兩種革命的性質使之混淆不清，把這兩個革命的階段使之紊亂步驟，誰就是反動、反革命，誰就必然要受到『歷史的懲罰』！同樣的，這兩種革命又是密切銜結相互關聯着的，誰要企圖把它們中間機械地劃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或萬里長城，誰就是反動、反革命，誰就必然也要受到『歷史了懲罰』！我們馬克思共產主義政黨底任務，就是發動並領導千百萬羣衆起來，首先實現徹底的民主主義，以完結革命任務底第一階段；然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這種使兩個革命有區別而又聯系起來的觀點，是完全合乎馬克思主義關於革命發展學說底辯證規律的。列寧說：

『發展民主制度到底，研究這種發展底形式，拿實際來試驗這些形式等等，所有這些都是社會革命爭鬥中的基本任務之一。若民主制是一件單獨的東西，那末沒有一個民主制能做產生社會主義；但是在實際生活中，民主制從來不會『單獨』起來的，而一定是『綜合』的，它也要影響經濟，助

成經濟的改造，同時它自己又受經濟發展底影響等等。這就是活的歷史底辯證律。」（『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十二卷，九七至九八頁）

徹底的民主主義的要求，不止於在社會上和政治上的平等，而且要求經濟上的平等，其發展的結果，必然產生社會主義，這是多末有趣味的界限；『在這個界限上，徹底的民主主義一方面變為社會主義，而他方面它要求社會主義；』（列寧語）因此，把民主主義徹底發展到底，研究民主主義發展底形式，拿實際來試驗民主主義底各種形式，在實際政治生活及其鬥爭中，探求最捷便的最接近於社會主義道路上去的最民主的形式，乃是我們在社會革命鬥爭中的基本任務之一。百年以來的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底實踐和經驗教訓底總結，已經給我們很明確地指出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正確道路。

走向社會主義的
形式和道路

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究竟應採取什麼形式和道路呢？

歷史告訴我們：一切資產階級所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不可能向前發展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集中的國家政權，產生於專制政體崩壞的時代。『自從封建制度崩壞之日起，歐洲有了許多資產階級革命，經過這些革命，這個官吏的和軍事的機關，便發展、完成和鞏固起來。』（列寧）馬克思說，破壞這種官僚和軍閥的國家機器是『一切真正民衆革命之先決條件。』（馬克思所說的『民衆革命』，就是真正的徹底的民主主義革命，就是無

產階級聯合並領導農民所進行的民主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只有聯合農民並使它脫離資產階級底影響，才能使民主制鞏固與發展，以實現社會主義革命。請看列寧底話：

「在一八七一年，歐洲大陸上無論在那一國內，無產階級都尚未成為民衆底多數。把真正大多數的民衆捲入運動漩渦中的『民衆』革命，當時祇有把無產階級和農民包括在內才有可能。這兩個階級組成了當時的『民衆』。這兩個階級由於受『官僚軍閥的國家機器』底壓迫、踐踏、剝削而聯合起來了。搗毀這個機器，破壞這個機器，便是『民衆』的、民衆大多數的、工人和多數農民之真正利益，便是貧農和無產階級自由聯合底『先決條件』；要是沒有這個聯合，則民主制是不鞏固的，社會主義的改造是不可能的。」（『國家與革命』五四頁）

關於『民衆革命』的概念，機會主義者們認為是很奇怪的，並曲解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革命發展的學說；他們『以爲除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之對立以外，其他什麼都沒有的；而且他們對於這種對立的了解是絕無生氣的。』列寧繼續着說：

「如果舉二十世紀幾個革命做例子，那末無論葡萄牙和土耳其的革命，當然也要承認其爲資產階級的革命。可是這兩個革命都不是『民衆的』革命，因爲在這次革命中，大多數民衆都沒有積極而獨立地奮鬥，也沒有提出他們自己的政治和經濟的要求；反之，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雖然沒有獲得像葡萄牙和土耳其的革命有時所得的那般『擦爛的』成績，可是毫無疑義的

，它却是一個「真正民衆的」革命；因爲民衆，大多數民衆，在重重壓迫和剝削之下的最深的社會「下層」民衆，都獨立起來了，他們用自己的要求，用自己的企圖，在已破壞了的舊社會底廢址上按自己的利益而建設新社會的企圖，影響了革命底整個行程。」（全上）

再明白不過了，馬克思、列寧所闡發的『民衆革命』底思想，就是新式的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其基本內容，就是無產階級聯合農民的大多數起來打破地主與資產階級、官僚與軍閥這一架壓榨民衆的國家機器，以實現『工農民主革命專政』。可是，它底政權形式，是隨歷史條件的變化與各民族國家的具體特點而規定其不同的統治形態（或各種過渡形態）。在一八七一年是『巴黎公社』式的，（列寧說它雖然沒有達到工農聯合的目的，『可是它爲自己開闢了走向這個聯合的道路。』）到一九〇五年，則發展成爲『蘇維埃』式的，這都是民衆革命的偉大創造；斯大林說，真正的民衆革命，就必然是『創造的革命』，因爲他必然，要破毀舊的制度，創造新的制度。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權的形式，也是民衆革命中有歷史意義的偉大創造。這些應該說都是走向社會主義革命底具體形式和道路吧。

工人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曾經過多次的痛苦經驗，恩格斯說：『法國每次革命之後，工人都武裝起來了；因此，對於掌握國家政柄的資產者，第一個先決問題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裝；因此，在每一次工人得勝的革命之後，就有新的鬥爭，其結果是工人失敗……。』列寧稱這幾句話是資產階級革命經驗之總結，這個總結既極簡短又極明瞭。工人階級爲要避免失敗爭取勝利，並鞏固勝利以發展革命

走向社會主義社會起見，就必須採取『民衆革命』的形式或道路，這就是說必須把廣大的城市和鄉村的勞動人民羣衆發動起來，成爲無產階級的後備軍。斯大林總結過去革命的經驗時說：法國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爲農民的後備軍是站到資產階級那方面。十月革命之所以勝利，也正因爲他能從資產階級手裏把農民後備軍奪取過來，使農民走到無產階級方面，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表現他是城市與農村千百萬勞動羣衆唯一的領導力量。列寧在一九〇五年就規定了無產階級如何完成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以便於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上去底政策原則；他說：

『無產階級當徹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聯合農民羣衆以強力去撲滅專制政體的反抗，及廢除資產階級的動搖性。』

換句話說，就是：使資產階級中立，聯合全體農民反對專制政權，擁護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是黨在準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中的策略口號。

黨在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中的口號，列寧認爲應當這樣：

『無產階級應當完成社會主義革命。聯合半無產階級羣衆以強力去撲滅資產階級的反抗，及廢除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底動搖性；』

換句話說，就是：聯合貧農和一般半無產階級羣衆去反對資產階級，擁護社會主義革命，保持城鄉小資產階級的中立。

俄國在一九〇五和一九一七年二月的時候，就是在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之下進行工作的，而在二月革命後却換成了工人與貧農的社會主義專政的口號了。斯大林曾說：我們是在工人和貧農專政的口號之下走向十月革命的，而且在十月革命中我們在形式上却是實現了這個口號，因為我們那時候同左派社會革命黨聯合，而且分了一點領導權給他們；但在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決裂之後，領導權已完全集中到一個政黨——布爾什維克黨手裏，已決不能再將國家的領導權分給另一個政黨。到了這時候，工人和貧農的專政在形式上也就不存在了。這就叫無產階級專政（參閱『列寧主義問題』一二九頁）

走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方法：和平呢？暴力呢？

最後，要研究一下由資產階級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去的方法問題：究竟是採取暴力方法呢，抑或是和平方法呢？

馬克思主義對於這個問題底回答，是根據於具體的歷史條件來規定的，我們不是唯暴力論者，更不是社會和平主義者。

我們已經了解，必須經過真正『民衆革命』的道路，才能最近便地走到社會主義革命；而打破地主資產階級的官僚和軍閥的國家機器，乃是『一切真正民衆革命之先決條件』，那末，除了暴力革命之外，別無他道，這是一個通例；但是，在例外的情形之下，對於單個國家，馬克思主義者也承認有政權之和平地過渡到無產階級手中之可能。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時候，馬克思認爲當時英國（以及荷蘭、美國）還是純粹資本主義國家底模範，而沒有軍國主義，大體上說，也沒有官僚制，所以『當

時英國的革命，甚至於民衆的革命，即使沒有破壞「現成的國家機器」這一個先決條件，也有實現的可能。」恩格斯也承認在共和國或極自由的國家裏，「可以想像」（僅是「想像」！）和平的發展到社會主義，所以他說：「這裏有一點是絕對無疑的，就是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之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即對於無產階級專政，也是特殊的形式，這一點法國大革命已經表現出來了……」在當時，民主共和國可以當作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形式。恩格斯在另一處說：「工業和農業中的工人階級在英國佔人民的最大多數，民主制在這兒便是指工人階級的統治，一點也不多，一點也不少。」（見『英國工人運動』，四〇頁）他並且指示當時英國工人取得統治之『最好的方法是利用那已經握在他們手裏的權力，利用他們在英帝國各大城市中所保有的實際的多數地位，把本階級的人派到國會去。』（同上）恩格斯在『德法農民問題』一書中也提出馬克思底話：『如能向所有這些匪徒去贖買出來，那對於無產階級是有利的。』就是說，從資產階級手中贖買土地、工廠、及其他的生產資料；如果可能的話。

可是到了二十世紀，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的時代，『世界上最大而最後的那兩個無軍國主義和無官僚主義的盎格魯撒克遜「自由」底代表者（英國和美國）已完全捲入全歐的污穢的血坑中去了，捲入駕馭一切和壓服一切的軍國官僚制度底血坑中去了。現在無論在英國和美國，「一切真正民衆革命底先決條件」，便是破壞和打碎「現成的國家機器」（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之間這些國家已經